

盖世霸王

(台湾) 东方白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8

盖世霸王上

「台湾」 东方白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盖世霸王 下

「台湾」东方白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盖世霸王

东方白 编著

责任编辑 古 风

封面设计 康 瑛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18.5 印张 40 万字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ISBN 7-225-01152-9/I·241

定价:21.8 元

内容简介

“一剑愁”白云奇与“断肠人”聂天琼本为恩爱夫妻，不知何因聂天琼将白云奇之兄白云章震下万丈悬崖，夫妇反目，各自隐入深谷中，名曰“男人之禁地”和“女人之禁地”，名为谷主，实则受人挟制，并被武林中人诬为杀害神州四奇“西龙北鳌南狐北虎”的凶手。加之另有一“男女人之禁地”出现，一时武林黑道当道，愁云惨雾。

西岳岳麟之子岳凤岗年及弱冠，然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为寻找真正杀父仇人，男扮女装，只身独闯“男人之禁地”，备受折磨屡遭奇遇，武功大为长进，却也发现聂天琼名为谷主，实被软禁，白云奇也是相同命运。真正杀父仇人另有其人。

岳凤岗一身是胆，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自“断肠人”与“一剑愁”以及南狐处学得绝世武功之后，跨过“不渡桥”，走上“无情路”坠入“温柔苑”，舍生忘死，苦斗妖魔，期间又有几位如花似玉的知己黄珮珮、

令狐黛、真假燕燕情孽牵缠，几难脱身，幸而在九重节上的“武林之会”上勇斗仇敌，或绝处逢生，或以正驱邪，终于力挫群魔，杀死了残害亲父的仇人。

期间，“断肠谷”中的神秘恐怖，悬崖之下的幽怨凄绝，禁地中的旷世搏杀，灵棺中温柔缠绵……如梦似幻，摄人魂魄，另有四肢徒留一腿的千古怨人，似男非女的龙虎双妖、禽兽不如的武林败类与他仁慈多情的女儿……各种人物依次登场，演绎出一出出人间悲喜剧，真令读者不忍释卷，真乃：自古多情空余恨，往事不堪回首，待到山花烂漫时，共携手，英雄美女同飞。

目 录

- 第一章 男人禁地 哭声震天 (1)
- 第二章 危楼魅影 七煞铄羽 (19)
- 第三章 恩仇了了 神技三招 (42)
- 第四章 百毒金芒伞 神秘蒙面人 (64)
- 第五章 绝处逢生 万年参蚕 (83)
- 第六章 士别三日 刮目相看 (103)
- 第七章 金面银衣 三铁落魂 (124)
- 第八章 白道翘楚 原形毕露 (140)
- 第九章 仇深似海 两败俱伤 (162)
- 第十章 一身是胆 再入险地 (178)
- 第十一章 有女若斯 侠士扼腕 (202)
- 第十二章 黄沙怪鸟 食人之树 (222)
- 第十三章 削耳卸臂 枭雄溅血 (244)
- 第十四章 奇学乍弦 丑恶嘴脸 (265)
- 第十五章 兄弟同心 双接混元罡 (283)
- 第十六章 两女被掣 再获奇缘 (295)
- 第十七章 春色无边 (324)
- 第十八章 快意恩仇 (345)

第十九章	棺材伸手	(365)
第二十章	月黑风高	(386)
第二十一章	真假伊人	(403)
第二十二章	七步追魂	(428)
第二十三章	情仇难分	(441)
第二十四章	紫袍铜拐	(461)
第二十五章	恩仇了了	(480)
第二十六章	又臭又长	(503)
第二十七章	力挫双妖	(519)
第二十八章	血罗刹	(535)
第二十九章	五色帮主	(551)
第三十章	痛悟前非	(567)

第一章 男人禁地 哭声震野

夜……

死样的沉寂！

尤其在这阒无人迹的荒山之中。

没有风！

没有月！

更没有一颗星星！

只有无边底黑暗和恐怖。

墓地……

一阵令人幽肠百结的哭声，划破无边黑暗的苍穹。

哭声越来越大，似乎嚎哭之人也越来越多。直如杜鹃啼血，巫峡猿啼，令人闻之，肝肠寸断！

是谁在这荒山之中哀号！而且人数竟如此之多？

难道这些人都有椎心泣血的恨事不成！

刹那间，哭声震野，直冲云霄，四山暴应回声，夜枭惊飞。

愁云弥漫了整个的荒山！

恐怖也充塞着原野每一个角落！

突然……

山下出现一点灰影，向哭声震野的山谷疾驰而来。

原来是一个年约五旬，环目浓眉，身躯高大的老人，却背

着一个年约十四五岁看来似男又似女的小孩，边走边道：“此行虽然冒了极大危险，但为了你的血海深仇，也只好挺身一试了！”

灰衣老人背上的小女孩道：“‘男人之禁地’既被称为武林三大绝地之一，自是关卡重重，怎生入谷？”

灰衣老人道：“‘男人之禁地’——‘断肠谷’虽然险绝，擅自入谷者，无一生还，但每三年开谷一次，以便放入申请入谷的断肠妇女，今夜正是三年一度开谷之期，只要你小心应付，自可混入谷中，相机而动！况且听说十一煞也来到‘断肠谷’附近，若他们也一齐发动，正是大好的机会！”

灰衣老人背上的小女孩，虽有一身血仇，但她睚眦之间英气勃勃，煞气隐现，且语带男童之音，道：“朱伯伯怎能确知家父是死于曾被誉为一代大侠的‘一剑愁’和‘断肠人’之手？”

灰衣老人道：“我‘活报应’朱牧昔年与中原四奇‘西龙东鳌南狐北虎’齐名，且老夫与你父‘西龙’岳麟交情最深，中原四奇同时接到‘一剑愁’和‘断肠人’的索魂令，赴约六万大山天狼峰，你父到达最晚，已是四更将尽，且见到‘东鳌’令狐畅和‘北虎’裴刚已经惨死天狼峰头，据‘断肠人’说，‘南狐’黄天化业被其打下百丈悬崖，结果你父亲也被‘一剑愁’挫败重伤……”

“伯父怎知此事始末？”小女孩道。

“活报应”朱牧道：“你父接到‘一剑愁’的索魂令，老夫曾要求与他同去，但被你父严拒，所以我仍暗暗跟在他的后面，但你父素以轻功见长，且我又不愿被他发现，无法施展轻功，以致晚到了一步，发现你父已是奄奄一息，说了两句话，就溘然长逝了！”

小孩脸上又泛出一抹杀气，道：“小侄誓必血债血还，索回十倍代价……”

“活报应”朱牧道：“我事后又发现在一块大石之上以金刚指法写了一行字：杀人者‘断肠人’与‘一剑愁’是也，所以你父不是被‘断肠人’所杀，即是‘一剑愁’无疑！”

小孩剑眉微皱，又不解地道：“小侄听说‘一剑愁’白云奇，乃是白道一代奇侠，武功高不可测，怎会……”

“活报应”朱牧道：“这句话问得很对，足见你心地细密，据老夫所知，‘一剑愁’白云奇尚有一位兄长白云章，同时投入一代奇人‘无名叟’门下，那时他们尚有一位师妹，比他俩早入门一两年，此女即是‘断肠人’聂天琼，结果不知怎地，白云章突告失踪，其中尚有当时一代红粉女魔头‘毒牡丹’，也与他们发生了纠葛，不久‘一剑愁’白云奇和‘断肠人’聂天琼交恶仳离，因为那时他们已是夫妻，聂天琼隐于此谷，成立‘男人之禁地’，白云奇则又在愁云谷创了一个‘女人之禁地’，而他俩的‘一剑愁’和‘断肠人’的绰号，即由此而来。”

小孩又问道：“‘男人之禁地’有三篇宝篆，‘女人之禁地’也有三篇宝篆，难道这宝录仅有六篇？”

“活报应”朱牧道：“据说‘九玄宝录’共有十篇，另外四篇在‘一剑愁’的兄长白云章手中，白云章突告失踪，那四篇宝录也随之失踪……”

小童又问道：“听说还有个‘男女人之禁地’呢……”

“活报应”朱牧微微一怔，道：“小孩子知道的事情可不少，除了‘男人之禁地’和‘女人之禁地’每隔三年，开谷一次外，那‘男女人之禁地’却始终是一个谜，所谓‘男女人之禁地’，顾名思义，当然是任何人不准进入禁地之意，因此，老夫也不知该

禁地是何路数，但一般人传说，这‘男女人之禁地’主人，武功可能在‘一剑愁’和‘断肠人’之上。”

“活报应”朱牧又道：“按你的心机，此行虽然凶险重重，但老夫认为吉人自有天相，你既然男扮女装，切忌露出马脚，招致杀身之祸，只要按照伯伯的计划行事，不难达到目的。”

两人边走边谈，已经接近哭声震野的秘谷之口。

两人纵身望去，只见半里以外，夜雾之中，隐隐约有数十个人影，悲悲切切，边哭边走，向秘谷之口走去。

“活报应”朱牧下意识地一握小童的手，道：“去吧！孩子，千万小心！届时我必在谷外等你。”

言下，似乎甚为他担心！

然而，此刻这小童却镇静异常，小嘴边泛出两道坚毅的弧线，正显示出他刚烈不屈的个性，道声“老伯伯保重”深施一礼，转身向谷口纵去。

夜雾越来越浓，哭声也越来越悲切，“活报应”朱牧狞视着小童——岳凤岗的背影，发出一阵低沉的阴笑。

突然……

一声娇叱，“站住！”

向谷口移动的数十个身影，立即停住身形。

接着又是一声娇喝道：“凡是有意入谷之人，一个一个到这边来，只要你们的回答能使姑娘满意，即可入谷！”

此女声调冷如寒冰，有如口中噙着脆生生的冰块，令人寒意陡生。但在浓雾之中，只闻人声，却不见人影。

于是又听她问道：“你有什么奇惨的身世？”

另一个女子的声音道：“我丈夫野心勃勃，讨了二房……”

“滚！像这种平凡的遭遇，也想进入‘男人之禁地’，真是作

梦！”

只闻“蓬”地一声，夹着一声惨呼，摔出数丈之外，悲号之声，摄人心魂，渐去渐远，终于不可复闻。

“你有什么悲惨的遭遇？”

“我公公想扒灰……”

“滚！”

又是一声惨呼，摔出数丈之远，悲号着下山而去。

此刻小童已经有些寒心了，听刚才几个女子的遭遇，可以说是极惨之事，但对方认为太过平凡，看来今夜要想进入这“男人之禁地”，非速思良策不可。

“你有什么奇惨的身世？”

“我丈夫有虐待狂……”

“滚！”

于是，惨嚎之声不绝于耳，数十人之中，竟无一人获准入谷。

小童为了思谋良策，走在最后，此刻他已来到谷口，只见一条仅可通人的夹道之口处，站着一个妙龄少女，看年龄不过十四五岁，美态撩人，但她眉黛之间那团煞气，却使人不敢逼视。

“你这等年纪，难道还有伤心之事不成？”

小童垂首黯然地道：“一岁丧父，两岁丧母，嫂嫂曾谋杀我三次，又将我卖于娼家……”

“胡说……”

少女出手如电，疾抓小童前胸。

不要说小童毫无戒备，且武功平平，即使有备，也绝逃不过这少女之手，小童的胸衣立刻被少女紧紧抓住。道：“男人

之禁地’武林三险之一，武林一流高手，避之尚且不及，不意你这小子竟想男扮女装，蒙混过去……”

少女说至此处，突然目视小童颈上的翠辟邪，一脸惊异之色，注视良久，粉颊上又泛出一抹红晕，问道：“你可是姓岳？”

小童猛然一震，但立即矢口否认道：“小女子贾伊人，不是……”

少女冷哼一声，道：“你耳轮上无孔，且带男音，已经露出马脚，还不快说实话！”

小童以为这少女马上就要动手，最低限度也会像对付刚才那些伤心女人一样，摔出数丈，驱逐下山。

那知与她那清澈如水的美眸一接，在这刹那之间，竟像换了个人似的，竟毫无煞气，相反地，还蕴含着无边的情意呢！且声调也变为温和。

小童知道无法继续隐瞒，不如直说，况且一个男子汉，穿着女人衣裳，说话还要细声细语地，扭扭捏捏，早已不耐，朗声道：“在下正是姓岳！”

少女娇躯一震，长长的睫毛交阖了一下，吁了一口长气，道：“你的名字呢？”

“岳凤岗！”

这叫岳凤岗的小童，丝毫不假词色，目注夜空，一脸冷漠神色。

他这时只感觉辜负了“活报应”朱伯伯一番苦心，可没把生死放在心上。

突然一声悠悠之叹，使岳凤岗大大地愣住，心道：“这倒是奇事，此女手段毒辣，几乎绝灭人性，怎地会叹起气来？”

他收回目光一看，不由又是一愕，只见这少女手持一个翠

辟邪，螭首低垂，不住地端量。

岳凤岗一看自己颈上的翠辟邪被少女拿去，不由大怒，道：“原来你刚刚叹气，是窥视我的翠辟邪！真是无耻之尤！”

少女粉面一寒，但立即又叹了口气道：“谁稀罕你的翠辟邪，我也有一个，不信你就拿来看看！”

说着背转身子，取下一个带链的翠辟邪，连同岳凤岗自己的，一齐放在岳凤岗手中。

岳凤岗脑中“嗡”地一声，差点昏倒，他知道这两个翠辟邪乃是自己的父亲和“南狐”黄天化伯伯之物，两人友谊颇深，乃指腹为婚，声明如两家第一个孩子，是一男一女，即结为亲家，果然自己出生第二年，“南狐”黄天化也有了一个女儿取名黄珮珮，于是两家交换翠辟邪，订下婚事，不意今夜在这里相逢。

岳凤岗虽知这少女即是自己的未婚妻，但他恨极“男人之禁地”主人，同时也恨这黄珮珮的手段毒辣，冷峻地道：“你一定是黄珮珮了？怎会来到‘男人之禁地’？”

黄珮珮也是杀人不眨眼的小煞星，此刻对他冷言冷语的，若不是她的未婚夫，早就猝下辣手了，因而得了“血蔷薇”的绰号。

她立即反问道：“不错！你又来到‘男人之禁地’作甚？”

岳凤岗张口结舌，心中一动，忖道：“是了！莫非她和我的目的相同？也是为那宝录而来。”

他立即又问道：“那么你也是为那……”

“血蔷薇”黄珮珮悚然一惊，急忙掩住岳凤岗的口，低声说道：“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如此毫无忌惮，敢情你不想活了！”

岳凤岗只感一股如兰似麝的幽香，自黄珮珮衣袖之中散发出来，不由一荡。

黄珮珮拉着岳凤岗，道：“走吧！入谷后千万小心，一切都看我的眼色行事！”

岳凤岗将她那个翠辟邪还给她，两人计议一番，双双进入谷中。

下行一箭之地，怪石嵯峨，犬牙交错，有如狰狞的厉鬼，作势欲扑。

“血蔷薇”黄珮珮一丢眼色，低声道：“此处有卡，你要小心了……”

果然，一声阴沉的娇叱，怪石中已经冒起一条黑色的身影，一掠而至，站在两人身前约一丈之地。

“血蔷薇”黄珮珮运起传音入密向岳凤岗道：“她是‘伤心十号’，此处有惊无险！”

“血蔷薇”又向“伤心十号”道：“今夜仅此女一人获准入谷，你可通知前面一至九号，免于盘问，本姑娘直接带她去见‘断肠二号’！”

“伤心十号”看了岳凤岗一眼，唯唯而退，又隐于怪石之中，接着“叭”地一声，空中划过一道惨绿的火箭，直没入空中。

两人连过九卡，果然有惊无险。

岳凤岗问道：“难道‘男人之禁地’中，是以“伤心”和“断肠”编号？”

黄珮珮道：“‘伤心’一至十号，武功略差，但武林中二流角色，已难望其项背，‘断肠’一至五号，据说可与武林中的‘二鬼三仙十一煞’比美，尤其‘断肠一、二号’，恐怕不在‘十一煞’之下，待会见了‘断肠一、二号’无论受何酷刑，都要咬牙忍受，千万不能说出此行真正目的！”

黄珮珮说至此处，幽幽地叹了口气，和她刚才在谷口狠毒

之态迥然不同。

岳凤岗默记在心，两人通过无数悬崖绝壁，已经接近谷底。

两人来到一幢华丽小屋之前，黄珮珮娇声喊道：“黄珮珮已将入谷之人带到，请‘断肠二号’过目！”

这小屋中灯火全无，显得阴森森地，突然屋中微微哼了一声，音调低沉，令人闻之，不由寒意陡生。

接着又传出一声冷如冰霜之音道：“带进实验室！”

黄珮珮娇躯微颤，道：“今夜入谷者仅有一人，本姑娘已经严加考验盘问，确符合本谷要求，‘断肠二号’还是免了吧！”

屋中冷笑一声，声如夜枭凄厉的悲鸣，那还有一点人味，道：“此法既为谷主所订，法令即代表谷主，你黄珮珮有几个脑袋？！”

黄珮珮娇容变色，立即恭身道：“本姑娘是恐打扰‘二号’绝无擅专之意，请别多心！”

岳凤岗一听屋中人的说话声音，就直冒凉气。

屋中“断肠二号”道：“既然不敢擅专，还不快带进实验室！”

黄珮珮用力捏了岳凤岗的手一下，岳凤岗已经感到她的身躯在索索颤抖，且她的掌心，已经沁出汗渍。

两人进入一间小屋之中，突然一声低沉之声“掌灯！”只闻“嚓”地一声，屋角上已经亮起一支松油火炬。

岳凤岗纵目一扫，不由头皮发炸，混身鸡皮疙瘩暴起，一股腥臭之气，直冲鼻端，且有种“嚓嚓”之声，来自四周墙壁之上，好像无数的蚕蛹在噬食着桑叶，仔细一看，“啊！”原来是无数蛛蝎在噬食着壁上的尸体。